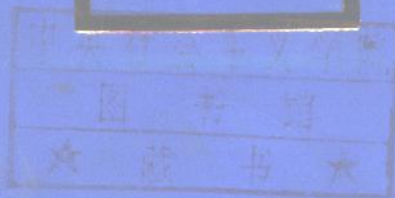


维
之
著

論自我

文
津
出
版
社



C912.1
11

DH87/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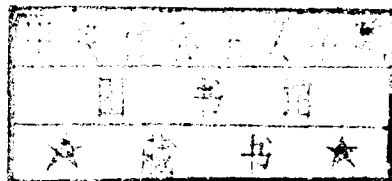
82747

我 自 論

維 之 著



200117382



文 津 出 版 社

论 自 我

LUN ZIWO

维 之 著

※

文 津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北 京 出 版 社 发 行

北京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375印张 254000字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ISBN 7-80554-100-0/B·1

定价：4.45元

序

“我”是人们最亲切的一个字，每天都要言及它多少遍。然而，“我”字的准确含义，却很少有人说得贴切。对“我”的解决不是无关紧要的，它深切关系到做人的准则和生命的意义。笔者深受“自我之谜”的感召，特写此书来和广大读者一起探讨这个现实而深奥的问题。

一个小小的自我，天天生活在心目之中，还用得着写一本书来研究它吗？请不要小看这个问题。就连历史上最著名的哲学家，也都对自我概念把握不全，笛卡尔、康德、费希特、黑格尔、……，每个人对自我之说各不相同，谁也不能否定谁，只能各抒己见。正如詹姆士所说，一到人们对自我更接近、想对它的性质界定得更精确时，“我们就会发现人们的意见开始发生歧异了。有些人会说它是他们觉到的一个单纯的主动的实体，即灵魂，有些人以为它只是虚构，只是‘我’字这个代名词所指的幻想的东西；并且在这些极端的意见之间还有各种各样的居间意见。”当今世界上已经有了许多关于自我的研究，但也正如评论家所言：“令人惊异的是，所有对自我的研究，始终都只涉及其解释功能，而未涉及到它的本质和结构。”可见，自我问题并非容易之事。但是，历史地看，在人类五千年文明史上，已有不少先哲对自我问题进行过或深刻或独到的研究，这些思想乃是人类知识宝库中的精华，它构成了自我概念的发展历史。本书择其最有价值的部分在第一章中向读者介绍，或许这能增进我们对自我问题的了解。

自我问题之所以值得下功夫去研究，因为这是一个了解自己的问题。人是有理智的高级生命，素称万物之灵，人的身心之在

乃世界上第一大奇迹。故对自身的了解应该是人所最关切的事情。如果一个人有幸来到这大千世界上，并致力于认识外物、战天斗地，可是对于自己何以是竟茫然无知，难道能心安理得吗？尔性命之在也即一个自我之在，幸得一世为人，应该对自己的“我”有所知悟，并且对“我”的了解是构成人对自身之了解的核心问题，而且也是最深奥的问题：谁能说得清世界上为何竟有己之“我”存在？另一方面，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乃是因为人不仅存在、而且还知道自己存在，具有觉知能力是人与物的第一区别。什么是觉知、为何能觉知？这构成自我之谜的又一方面。由是，人是认识世界的主体，天地万物都只能由一个个的自我来觉知，自我的在与知乃是认识世界的根本。因此，知识的本质必须结合对自我的研究才能得到真正的说明，人类也只有认识了自己才可能真正认识世界。意识之谜，存在之谜，最后都将关系到自我之谜。

人不可只看太阳光下的有色万物，自己生命的奥妙要靠自我意识的深追来领悟。

研究自我问题的实际意义在于提高人的自我意识水平。自我意识是人成其为人的第一品格，自我意识的深化是人格的提高。虽然自我意识人皆有之，但自觉而深刻的自我意识乃是一种哲学功夫，需要有关于自我的知识和得当的自我意识方法来指导，形成一个正确而深刻的自我概念是自我意识水平不断提高的基本条件。曾有一位哲人说过，自我的遗忘会导致人格堕落以至酿成社会腐败。此话并非毫无道理，因为自我意识水平的高低关系到人的个性发展、德行提高、人生道路的选择和自我实现的程度，提高人民的自我意识水平也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条件和目标。因此，开展自我问题的研究有益于个人，有益于社会。

但是，自我研究是一个艰深的领域，它虽然已经走过了一个不算短的历程，现在仍然处于“百家争鸣”的局面，不仅在研究

结论上众说纷纭，就是对“自我”一词的定义也不下数十种之多，自我意识理论尚且还很不成熟。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自我问题的研究长期以来主要是在唯心主义哲学中进行，尽管这些哲学家在学术上不乏深思和创见，但由于他们都把精神视为第一性的自由实体，故其基本观点是错误的，这也是造成自我研究上的理论混乱之重要原因。自我研究要深入开展，必须从唯物主义角度来进行。虽然自我问题过去是唯心主义哲学的主题，但“自我”这个词却不是唯心主义的思辨所虚构，它乃人类社会活动的产物，是日常语言中的代词和主（宾）语，其含义的实在性已经得到实践和历史的双重保证。所以，自我问题本身是一个现实问题，唯心主义已使自我问题陷入困境，唯物主义应该将它接过来，让自我研究事业获得新的生命力。

自我问题的深入研究要以对精神之本质的正确把握为基础，但这却是一个尚未得到很好解决的重大理论问题。由于精神现象也即人的内心觉知（广义的知）活动，故精神的本质必须通过对觉知意义的分析来把握。可是，长期以来，觉知流于不言自明的常识，其内涵一直未能充分展开：一个心理形象（或观念）到底是如何得以（被）觉知的？所谓“知”究竟又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至今未以解决。正是这种对觉知的未经省察的常识之见深深掩盖着精神的本质，阻滞着自我研究的深入发展。

本书对自我问题的研究正是从分析觉知的意义与结构入手，运用哲学的历史成果和心脑科学的现代知识在心理意识的深微处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建立了觉知活动的理论模式；而后以觉知理论为依据，重新理解认识、情绪和意志，对自由意志问题、精神的本质问题和心身关系问题作了符合唯物主义原则的新论证，并讨论了为什么会有精神现象（在脑中）存在的原因。在这一基础上，传统的自我问题获得了新的答案：我们重新定义了自我概

念，重建了自我的理论结构，自我同一性和自我唯一性得到了系统的论证，从而使棘手的裂脑人问题和自我变化现象变得易于分析。由此解答了“我是什么？”的问题。接着，我们又较系统地论述了人生自我意识的发生和发展，讨论了自我意识的方法论。最后一章是分析“为什么有我？”这一两难问题的堂奥之所在。总之，本书从觉知分析入手，使自我研究有了一些新进展；但书中尚只论及自我问题的几个基本方面，结论大都是纯理论性的，还有待于时间的检验；由于笔者水平有限，书中的缺点和错误定然难免，诚请读者批评指正。

时代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而进步，人的目光也逐渐从外部世界转向了自身和内心。当今，自我和自我意识问题已成了知识界越来越关注的问题，希望本书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愿自我研究事业蓬勃发展。

本书不带来浅显的身心快乐，旨在帮助读者洞见心灵深处的奥妙。

书稿承蒙梁志学先生（中国社科院）、傅世侠先生（北京大学）、景天魁先生（中国社科院）审阅，并提出许多宝贵意见。于此致谢。

维 之

一九九〇年七月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自我概念的历史发展.....	1
一、古代印度哲学对“我”的思考.....	1
二、笛卡尔的自我概念.....	6
三、德国古典哲学对自我概念的发展.....	9
四、詹姆士的自我学说.....	19
五、存在主义的自我观.....	26
六、现代研究摘述.....	33
第二章 觉知理论.....	39
一、觉知义析.....	39
二、从自知到知他.....	59
三、情绪与觉知的关系.....	64
四、意志与观念的关系.....	73
第三章 精神的本质.....	79
一、自由意志分析.....	79
二、论精神的本质是觉知.....	87
三、心身关系探微.....	98
第四章 自我概念的定义.....	116
第五章 自我结构的层次.....	131
一、作为世人的自我.....	135
二、作为个体的自我.....	146
三、作为心理的自我.....	155
四、作为自我性的自我.....	160

第六章 自我的同一性和唯一性	171
一、自我同一性论证.....	171
二、自我唯一性论证.....	195
第七章 自我变化现象	201
一、裂脑人的自我变化现象.....	201
二、自发的自我变化现象类举.....	217
三、自我变化现象分析.....	237
第八章 自我意识论	261
一、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	267
二、深层自我的意识.....	278
第九章 不是问题的问题	302
跋	319

第一章 自我概念的历史发展

人类对自我问题的研究已经有了一个曲折而光辉的历史。在展开我们的研究之前，回顾一下自我概念的历史发展，乃是理论的逻辑需要。但限于资料和篇幅，我们不打算撰写自我研究史，只拟简述哲学史上少数几位对自我概念的发展有突出贡献的哲学家的自我学说，展示一条自我概念历史发展的粗略线索，以便让非哲学专业的读者对自我问题有一个稍而系统些的印象。历代有识之士对自我之谜步步深入的揭示，使我们越来越体知到人的尊严和“心”的深邃。希望本章的内容能够唤起读者对自我问题的兴趣和关心。

一、古代印度哲学对“我”的思考

哲学是人类对存在的沉思，勤于思考的先贤在对自然变化和人类活动长期观察之后，试图对宇宙和人生进行概说。但是，思维探究存在而又决定于存在，特定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结构造就着特定的文化风格，不同的古代文化环境在地球上分别产生出古代印度哲学、古代中国哲学和古希腊罗马哲学三大哲学源流，并发展成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三大哲学传统。这三大哲学传统各有自己特定的范畴体系和看待世界的不同角度：印度哲学主要是在宗教理论中发展，以研究个人的行为和生死为特征；中国哲学主要着眼于人的社会方面，具有较浓厚的伦理学色彩；“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同时也是自然科学家”，他们热心于思考世界的始因和本原，开创了自然哲学的传统。这三大哲学传统

对精神问题的研究也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兴趣：印度哲学最早研究自我问题，中国哲学最早研究心身关系，西方哲学最早研究的是心理学，它们各自独立地探索着精神现象的一个方面。

记述人类自我意识的最早文字见于古印度吠陀文献。在产生于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梨俱吠陀》中有这样的句子：“另有一物，在尔身中”^①。“暗示在肉体之内有一个‘我’存在”^②。到了公元前10—5世纪之间，在吠陀文献富于哲理的部分——奥义书中已经明确地出现了“梵”、“我”、“幻”和“个我”等概念，这几个概念后来成为印度哲学传统的主要范畴。“梵”是宇宙的本原、生命的基础；“我”是主宰、实体或灵魂，但不是指个体的自我，而是一种超个体的普遍灵魂。梵与我虽是两个概念，但不是互相独立的两种实体，我来源于梵，与梵同一一体，合称为“梵我”。“幻”是“梵我”本体的外在幻现，它有两个方面：一是幻现为主观世界，即“个我”或个体心灵；一是幻现为客观世界，即现实的物质世界。这里，“梵我同一”的思想以及“我”与“个我”的区分，是古代印度哲学的理论特点，也是人类对自我概念的最早研究，它标志着古代印度哲学家在自我意识方面的领先地位。

公元前8—7世纪，印度历史上出现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婆罗门教，该教以吠陀文献为根本经典，继承和发扬奥义书的“梵、我、幻”思想体系。虽然婆罗门教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哲学派别，内容庞杂，但总的来说，婆罗门教哲学宣扬轮回业报思想，它把“我”这一概念从奥义书中继承下来以后，一直赋予其不死灵魂的含义，并未作出有意义的发展。公元前6—5世纪兴起的印度佛教，反对婆罗门教，不承认吠陀文献的权威，在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211页。

②《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211页。

宇宙本原和个人自我等哲学问题上提出了一套全新的理论，对我概念的历史发展作出了真正的贡献。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它有自己独树一帜的哲学体系。佛教哲学的理论基础是缘起论。所谓“缘起”，就是指天地之间的任何事物都是由各种因缘和合而生的，都不是单一独立的，故“物无自性”、“人无自我”、“诸行无常”，一言蔽之：“一切皆空”。

佛教哲学关于自我问题的思想集中体现在“无我”这一概念上。“无我”的理由是根据缘起论而来的，认为人乃是由五蕴结合而成的，人死后五蕴消散，因此，人不会有独立实在的自体。所谓“五蕴”，即构成一个人的五种成分：色、受、想、行、识，分别指肉体、感觉、思想、意志和意识五个方面。这里，佛教哲学代替把人分为身心两个方面的做法，提出“五蕴和合”的概念，把“心”视为“受、想、行、识”四种因素的结合体，其目的就是要在佛教哲学的理论体系中取消“灵魂”或“心灵”之类的概念，否认有不死的精神实体存在。佛教认为，婆罗门教所谓的“我”乃是主宰肉体生命的不死灵魂，但实际上人的内心活动由受、想、行、识组合而成，这些因素将随肉体（色）的死亡而离解消散，根本就无灵魂实体在人死后继续存在。因此，在人身上并没有婆罗门教所谓的那种自我。由于世人常常认识不到这一点而陷入对生命永恒的不现实的追求之中，此乃愚昧和痛苦之根源。这就是“无我”概念的基本涵义。显而易见，佛教哲学的“无我”概念比婆罗门教哲学的自我概念更为合理。

然而，佛教哲学的“无我”学说并不是主张人死后就一切绝对断灭，因为它在主张“人无自我”的同时又极力宣扬轮回业报的思想，劝导世人修持行善，方能死后得证善果。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就一方面反对婆罗门教关于灵魂不死的“邪见”，另一方面又反对唯物论学派关于人死后一切断灭而没有因果报应的“恶

见”。这样，一个明显的逻辑矛盾就暴露了出来：既然物无自性、人无自我，必然身死心灭，那么如何实现生前善恶的因果报应呢？为了消除这个矛盾，佛教哲学各派别提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例如，释迦牟尼本人认为，虽然世界上不存在实体性的人格自我，但宇宙间却存在着形成“我”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的实现则受人的前生善恶行为的影响^①。另外有的派别提出“中有”概念^②和“阿赖耶识”概念^③来实现两度人生之间的因果报应的传承过渡作用。不过，上述解释都只是几种权宜之说，对“无我”概念的深入理解必须通过对佛教哲学的“空”这个概念的分析来求得。

在佛教哲学中，“空”的概念有着极为深奥的含义，它并非诸现象之外的一个绝对虚无之境，而是一种消融了主体与客体、现象与本质、此岸与彼岸之差别的处于无穷因果系列之首的最高存在。佛教的最高理想境界——“空明清静”的涅槃，就是“空”的范例。空与色（现象）的关系犹如水与波的关系，空在现象之中，却又不是任何一种现象，无任何可感可言之性状，为一切现象的原因和本体。“我”与“无我”的关系，实质上乃色与空之关系的一个特例：“无我”乃“我”之空，并非“我”的绝对断灭。就象波浪平息还为水一样，个人（或“我”）消散了变幻无常的“五蕴”，却除了感觉、情绪和意志之后，就进入了“无我”境界。有俗世生命的“我”是有色之心，依章附木之精灵；“无我”则是超越了主客体关系、去了色的纯粹的“空虚之心”。我国清代著名学者梁启超认为，佛家所强调的“无我”，就是反对“我见”、“我痴”、“我爱”、“我恨”等等，此种教理否认“我见”，扩大来说，就是否定人的认识能力，否定一切作为。就逻辑上来说，“我”之所以要“无我”，就是因为有“我”

①②③ 方立天著：《佛教哲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77页、104页。

之存在。“我”如果能够“无我”而摆脱“无常”，“我”还是存在的，那就是升华到了“清静轻安”的“我”之状态了^①。梁启超的这种见解是深刻的。只有把“无我”概念和“空”的概念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消除“无我”与“轮回”的矛盾，达到自我与无我的统一。

总的来说，佛教哲学既肯定了人的自我意识，又反对把“我”简单地视为不朽的精神实体，它提出“无我”和“空”的概念，进一步探求个人生命和现象世界的深层原因。这体现了印度佛教哲学的深刻性。当然，佛教哲学也是一种宗教哲学，它的本质是唯心的，虽然它比婆罗门教哲学前进了一步，但终究没有把“自我之谜”真正解决。

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的学术风格迥然不同，它以天、道、仁、礼、知、行、形、神、心、理、太极、元气、阴阳、五行等为基本范畴，始终没有形成研究自我问题的传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的自我意识不发展，只是他们的自我意识没有上升到哲学高度。

在三大哲学传统中，西方哲学是最发达的一支，但古代和中世纪的西方哲学也没有形成研究自我问题的学术传统。虽然有“智圣”之誉的苏格拉底在公元前四百年间就提出过“认识自己”的口号，但是古希腊的自然哲学家们不曾理会苏格拉底的呼吁；漫长的中世纪，哲学思维被宗教神学禁锢着，自我意识难以发展。是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方哲学获得了新生，西方人的自我意识从而得以迅速发展。这个光荣的时代产生了伟大的天才，笛卡尔代表时代精神的发展，把西方哲学引上了自我意识的道路。

^① 参见《佛教和中国文化的关系》一文，载于《未定稿》杂志1986年第13期。

二、笛卡尔的自我概念

勒奈·笛卡尔（1596—1650）是哲学史上的伟人，在西方哲学史上，他第一次用严格的哲学方法提出自我概念，并将自我置于哲学体系之基石的重要地位上，开创了西方近代哲学立自我意识为主题的新纪元，把哲学的目光从外部世界转向人的自身。

作为一个哲学家，笛卡尔是近代唯理主义的创始人，是一个具有开创精神的思想家。他研究哲学不想盲目地追随前人，相反，他首先要对以往的一切知识加以怀疑，寻找一个坚实可靠、无可怀疑的出发点，作为其思想体系的基石。正是这种不同凡响的品质，使他能够自觉地把哲学的目光从本能的自然观察中收回来投向自己心灵的深处。在《谈方法》一书中，笛卡尔写下了自己发现自我的过程：

“在行为方面，有时候需要遵从一些明知不可靠的意见，……但是由于我现在只要求专门研究真理，我想我的作法应当完全相反，我应当把凡是我能想出其中稍有疑窦的意见都一律加以排斥，认为绝对虚假，以便看一看这样以后在我心里是不是还剩下一点东西完全无可怀疑。……因此，我就决定把一切曾经进入我的心智的事物都认为并不比我梦中的幻觉更为真实。可是等我一旦注意到，当我愿意象这样想着一切都是假的时候，这个在想这件事的‘我’必然应当是某种东西，并且觉察到‘我思想，所以我存在’这条真理是这样确实，这样可靠，连怀疑派的任何一种最狂妄的假定都不能使它发生动摇，于是我就立刻断定，我可以毫无疑问地接受这条真理，把它当作我所研求的哲学的第一条原理。”^①

^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68—369页。

这样，笛卡尔通过普遍怀疑的方法终于找到了一点无可怀疑的东西，这就是“我在怀疑”这件事本身，这是当下明摆着的事实。由于怀疑本身是一种思想，而思想总有一个思想者在思想，这个在思想着的思想者，当然就是这个立意进行怀疑的“我”，是“我”在主持着怀疑的思想过程，也是“我”在知道着正在怀疑的思想内容，这是自己最清楚明白的事实，再添加任何理由都是多余的。所以，“我”之存在，毋庸置疑。“我”这一概念就这样确证了。笛卡尔这一论证“我在”的思路，简明而深刻，起到一针见血的效果，他把“我”赤裸裸地捧献在人们的面前，任何逻辑和直觉都不得否认。笛卡尔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严格地确证了自我概念的实在性，这是千古不朽的功绩，“我思故我在”因而也成为了一个光耀千秋的哲学命题，它标志着自我意识在西方哲学中的真正觉醒。

笛卡尔论证了“我”的存在之后，接下来分析“我”是什么的问题。他一方面考虑到，“我”的存在只能与思想同在，思想一停止，“我”也就没有了。他说“我究竟是什么东西呢？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什么是在思想的东西呢？就是在怀疑、理会、肯定、否定、愿意、不愿意、想象和感觉的东西。”^①由是，笛卡尔就把“思想”作为“我”的“本质”，并把思维、意愿、想象和感觉等心理过程一概视为思想的不同形式，实际上也就是把一切心理意识活动作为自我的属性。另一方面，笛卡尔认为思想乃是一种活动，思维、意愿、想象、感觉都是某种活动方式。但活动属于性质范畴，“各种性质是不能属于虚无的”^②，“任何属性或性质，都不能不有一种东西作为依托。”^③当然，思想活动也必定有它的依托物，这种依托物就是“实体”。由“我思故

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69页。

②③ 笛卡尔著：《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4页、20页。

我在”的原理可知思想是“我”的属性，那么“我”自然也就是思想的实体了。这样，笛卡尔从实体与属性的逻辑关系导出了“我”是一个“实体”的结论。

所谓实体，“就是能够自己存在而不需要依赖其他事物的东西”，笛卡尔把自我立为实体以后，很自然地有了以下三条结论：（1）实体是独立存在的，因而自我也就不依赖身体而独立存在。身体是具有广延性质而不能思想物质实体，自我则是无广延性而能思想的心灵实体。心灵与身体虽然天生地结合在一起，但二者却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心灵居住在身体里面，通过头脑中的“松果体”来实现其对身体的控制，并且通过“松果体”来获得来自感官的感觉。这就是笛卡尔著名的“心身交感论”。

（2）实体是不依赖其他事物的东西，那么它就是自己决定自己的自由存在者，也就是说，自我或心灵具有自由意志。（3）实体是自己存在、自己规定自己的，具有常恒的自性，自我作为一个不依赖身体而自由存在的心灵实体，它必然也具有自身的同一性（即自我同一性），否则，自由意志将不可能，思想也不可能。

以上，笛卡尔通过他独到的思想途径“小心地”回答了“我是什么”的问题：“我”是一个位居于身体之内但又独立于身体而存在的无广延性的心灵实体，具有自由意志和自身同一性。

“我”的全部本质是思想，感知、情欲、意愿等也都是思想的不同形式并统一于“我”。“心身交感”作用使“我”与身体相互影响，和谐共存。显而易见，这个答案是二元论的，这是由于笛卡尔把“思想”归于心灵的属性而不归于人脑的属性所造成的错误（其原因乃是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影响积习深重而未能摆脱），因而也招致了许多后人的批评。但是，笛卡尔的这个答案却是自史以来人类对于“我是什么”的问题的第一个系统性回答，是对自我概念的第一个系统性表述，它具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